

參寥子詩集編年校注

〔宋〕釋道潛 著 陳小輝 校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國書畫出版社

參寥子詩集編年校注

〔宋〕釋道潛 著

陳小輝 校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國百佳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參寥子詩集編年校注 / (宋)釋道潛著;陳小輝校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7-210-08112-8

I.①參… II.①釋… ②陳… III.①宋詩—詩集
IV.①I2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05688 號

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骨幹教師資助
廣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一般項目“宋代詩社研究”
(2013WYXM0131)資助階段性成果

參寥子詩集編年校注

(宋)釋道潛 著 陳小輝 校注

責任編輯:陳 驥 李陶生

裝幀設計:同異文化傳媒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發 行:各地新華書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經路 47 號附 1 號

編輯部電話:0791-88670587

發行部電話:0791-86898815

郵 編:330006

網 址:www.jxpph.com

E-mail:chenkuans319@163.com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張:17.5

字 數:600 千

ISBN 978-7-210-08112-8

贛版權登字—01—2015—1015

定 價:60.00 圓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承 印 廠:江西華奧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贛人版圖書凡屬印刷、裝訂錯誤,請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法寺塔鉅震隆代并為兵燹而
後惟藉名賢追宮主詩文傳宗
朽則今日太平盛事以系宗一春
詩一片獲蒙沙衣地不啻專雲
子瞻秦少游也

崇禎己亥年仲秋汪汝謙書



參寥子詩集目錄

卷之一

廬山雜興

十五首

陳季常靜菴

何氏寒碧堂

玉荆山人草堂

虛寂堂

遊詠真洞贈陶道人

絕句

吳興道中寄子瞻

覽秀亭

歸宗道中

寄王慎中教授

夏日山居

十首

秋江

參寥子詩集總目

第一卷

廬山雜興土音

陳季常靜庵

何氏寒碧堂

崔君草堂

虛寂堂

贈陶道人

梁公挽辭

絕句

覽秀亭

歸宗道中

寄王鎮中

夏日山居

秋江

周郎中瀛溪

陶宣德逸老堂

夜渡採石

秋日西園四首

題楊君蘭軒

送琳上人

春日即事

臨平道中

寄辨木

遊鶴林寺

江上秋夜

過金山

與王元規三首

春晚三首

前言

一、道潛生平簡介

釋道潛，宋代詩僧。他因與蘇軾、秦觀、張耒、陳師道等人交遊，聲名頗為遠揚。宋朱弁、潛說友都說道潛博聞強記，於『內外典無所不窺』（《咸淳臨安志》卷七十）。其實，道潛長處并不在佛學方面，他的成就應是在詩歌方面。

自宋代以來，道潛詩歌所獲評價一直很高。蘇軾稱其『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蘇軾《與文與可十首》第十）。蘇轍稱其詩『無一點蔬筍氣，體制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比』（朱弁《續攷叢說》）。晁公武稱『其詩清麗，不類浮屠語』（《郡齋讀書志》卷十九）。晁說之評價曰：『孤山教體外，賦詩湯休上。後來數參寥，接手得宗匠。』（晁說之《送琦公詩卷》）吳自牧說道潛『有詩行於世，句句清絕可傳』（《夢梁錄》卷十七）。吳可亦說：『此老詩風流醞藉，諸詩僧皆不及！』（吳可《藏海詩話》）方回也說『參寥詩句句平雅有味，做成山林道人真面目』（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四庫館臣亦認為其詩『蓋當時極推重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但是，關於道潛生平出處的古代文獻并不多，所記也過於簡略，其中頗有一些未明之處。今據《參寥子

詩集》及孔凡禮、李俊等學者相關研究，略述道潛生平如下：

(一) 籍貫、姓氏、字號、生卒年及法嗣

關於道潛籍貫，一般文獻多稱其為杭人。因此，有稱其為杭僧的，參蘇軾《游惠山》詩敘：『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還有稱其為吳僧的，參蘇轍詩：『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次前韻示楊明二首》其一）張耒詩：『吳僧參寥者，瀟灑出埃塵。』（《感春》）但是，因宋時杭州府（即臨安府）下轄九縣，包括錢塘、仁和、餘杭、臨安、於潛、富陽、新城、鹽官、昌化。那麼，道潛到底是哪個縣的呢？這又有兩種說法：一說他是錢塘縣人，參朱弁《續散轍說·參寥子》；一說他是杭州於潛縣浮溪村人，參潛說友《咸淳臨安志》。現在學界一般認同後說。但據道潛所作詩文來看，道潛一般稱自己為錢塘人，參其詩《次韻李端叔題孔方平書齋壁》之八：『肝膽未應分楚越，高曾元共水雲鄉（自注：方平五世祖避亂居錢塘）。』如果後說正確，那麼道潛該詩所稱錢塘當不是指錢塘縣，而是用來代指杭州（宋人詩文多用錢塘指代杭州）。

關於道潛的姓氏：一說其姓王，見朱弁《續散轍說·參寥子》；一說其姓何，參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孔凡禮先生認為『二說可以并存』（孔凡禮《宋詩僧道潛生平考略》）。李俊先生卻認為『誤以道潛姓王……是他們混淆了禪林中的另一位道潛（即竺道潛）。』（李俊的博士論文《釋道潛研究》）

道潛原名曇潛，經蘇軾改為道潛，這一點據張邦基《墨莊漫錄》，應是可以肯定的。關於道潛的字，據蘇軾《與文與可十一首》其十：『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特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道潛當是字參寥。關於其號，學界一般認為道潛當是號『參寥子』。

關於道潛生年，一般無多大異議，據蘇軾《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可以確定道潛當生於一〇四三年。關於其卒年，學界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其逝於崇寧末；一說其逝於政和中，參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兩說相差近十年時間。據本人為道潛詩歌所作編年來看，道潛極有可能卒於崇寧末（因大觀、政和間未能確切考知道潛有作品存世）。

據陳師道《送參寥師序》：『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道潛一般被認為是大覺懷璉弟子。但是，李俊先生認為『禪門典籍並沒有把道潛列為大覺法嗣，釋惟白編《建中靖國續燈錄》卷十一備舉大覺法嗣二十又二人（並不包括道潛）』，『所以，陳師道的「大覺老之嗣」恐非道潛法系情況的真實反映。陳師道之所以這樣說，我認為是有意拔高道潛禪林門第。』（李俊的博士論文《釋道潛研究》）

（二）湯泉之游

道潛在熙寧年（一〇六八）前的活動情況很難詳考，只熙寧年間才陸續開始有一些文獻涉及道潛。據宋晁以道《題琦公讚光堂》：『山川固高深，不掩珠玉光。……自憐年少時，曾與參寥行。……（自注：琦公熙寧在西湖，與參寥諸人頗有因緣）』及道潛詩《廣陵城外野步呈莘老》（此詩作於熙寧六年），道潛熙寧年間大概當活動於杭州及江淮一帶。

期間，最值得一提的應是道潛在熙寧九年八月與秦觀、孫覺同遊湯泉之事。此行先後游覽了歷陽惠濟院、湯泉、壽聖寺、龍洞、烏江、虛樂亭、項羽祠等名勝，歷時三四月之久，直至當年歲暮才返。這一事件可謂

道潛正式登上文壇的標誌性事件。參秦觀《游湯泉記》：『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幾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嗚噫！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

（三）徐州、湖州、黃州之遊

道潛在元豐年間的事蹟頗有據可述。自元豐後，道潛的命運與蘇軾的命運可謂已緊密結合在一塊。期間，道潛曾三次拜訪蘇軾，即徐州、湖州、黃州之遊。

徐州之遊，始於元豐元年九月，時蘇軾為徐州太守。據道潛詩《訪彭門太守蘇子瞻學士》：『前年聞公適吳會（指蘇軾倅杭時），壺漿跪道人爭迎。浮雲流水付幽討，下視世網鴻毛輕。野人弱齡不事事，白首丘壑甘忘情。神仙高標獨未識，暫弃蘿月人間行。朝吳暮楚失邂逅，愴怳夜夢還惇惇。邇來旅食寄梁苑，坐歎白日徒虛盈。彭門千里不憚遠，秋風匹馬吾能征。』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蘇軾任杭州通判期間，道潛因寄情山水，四處遊蕩，並未能結識蘇軾。因此，現在學界一般認為道潛此次徐州之遊當為兩人始會。留徐州日，道潛曾與蘇軾放舟百步洪、登徐州黃樓、同遊戲馬臺。直至本年十二月間，道潛始離開徐州，擬南歸錢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州之遊，經蘇軾揄揚，道潛詩名始振。參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六：『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

湖州之遊，始於元豐二年三月，其時蘇軾正由徐州赴任湖州知州，在途經秦觀家鄉高郵時，蘇軾、秦觀、

道潛三人得以相會，因此，三人同行前往湖州。途中遊覽了無錫惠山、吳江垂虹亭。至湖州後，蘇軾、秦觀、道潛三人又遍遊湖州諸寺，並泛舟城南，至本年六月道潛始離湖去杭。

黃州之遊，始於元豐六年三月，時蘇軾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當時「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蘇軾《答參寥書》），但是道潛卻反覆來簡相慰，並遣人致問，甚至自錢塘不遠數千里前來看望。在黃期間，道潛曾與蘇軾同遊定惠院、何氏寒碧堂、武昌西山、赤壁等名勝。至元豐七年四月，蘇軾由黃州量移汝州，道潛又一路陪伴送行至江州，才依依惜別，可謂情深義重。九江一別，道潛作詩曰：『雪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屠龍冉冉空三載，窺豹悠悠愧一斑。投錫雲林聊避暑，絕江舟楫自東還。求田問舍知何處，杖屨它時訪小山。』對此，蘇軾亦感慨地說道「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九江與東坡居士話別》）。

道潛在黃州時，已頗具名僧風範，與其交遊，實成名士派頭之象徵。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四：『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四）廬山之遊

廬山之遊，始於元豐七年五月，道潛在江州與蘇軾分別後，並沒有立刻回家鄉於潛，而是上了廬山。從其詠廬山詩作「余齡願寄此，永與人世違」（《廬山雜興》其四）、「眷此忘還期」（《廬山雜興》其八）云云，可以看出道潛對廬山感情很深。在廬山一年多的時間裡，他結廬於廬山棲賢谷三峽澗，並曾先後與蘇轍、曾肇、

曾布等人相會，還作了《廬山雜興十五首》、《廬山雜興四首》、《夏日山居十首》、《覽秀亭》、《歸宗道中》等三四十首詩。到晚年，仍眷眷不忘廬山，時欲作歸老之計。參其詩「歲晚匡廬山，高棲踵前軌」（《送景文》）、「它年相逢定廬嶽，與子終老巢雲松」（《送誠無上人還洞山文禪師席下》）。

有學者據道潛詩《曾子開吏部服闋赴召》：「驛騎駸駸破夕煙，西來遇我虎溪前。征途乍即應勞止，陳跡重窺更泫然。天上歸瞻新日月，山中行覩舊林泉。感時撫事情何極，且伴幽人此夜禪。」認為道潛於元祐七年亦曾上廬山，因為「曾肇赴任吏部侍郎為元祐七年事」，故道潛「一生中曾二至廬山」（李俊的博士論文《釋道潛研究》）。其實，據周明泰編《曾子開年譜稿》，曾肇於元豐五年至元豐七年丁母憂，元豐八年服除，入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因此，道潛此詩《曾子開吏部服闋赴召》並非作於元祐七年，還是作於元豐八年道潛第一次上廬山之時。

（五）卜居智果

卜居智果，始於元祐五年，當時杭州太守蘇軾率賓客十六人「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分韻賦詩相賀，並為之題梁。據道潛詩「大旆輝松門，禽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粲珠履」（《余初入智果院》）云云，可見當時盛況。道潛作為一普通僧人得如此奇遇，亦真可謂千載之佳話，詩壇之美事。第二年新居落成後，蘇軾亦時時過訪，並為智果院新泉命名，又作《參寥泉銘》一篇以紀之。元祐六年二月，蘇軾除翰林學士承旨，三月離杭，作詞《八聲甘州》與道潛告別：「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它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道潛居智果期間，不僅與蘇軾交往，而且與劉季孫、司馬槩等仕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除此之外，道潛因與當時錢塘高僧清順、辯才等人為鄰，因此亦每相過往，談詩論禪。在智果期間，實為道潛人生當中最安定、最愜意的時期。但是，這種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隨着蘇軾在朝中失勢，被貶嶺南，道潛亦迎來了人生當中最大的挫折。

（六）獲罪編管

獲罪編管，始於紹聖二三年間。道潛之所以獲罪，有人說是因度牒冒名，參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卷一：『呂溫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也有人說是因言涉譏諷。參朱弁《風月堂詩話》：『（參寥）嘗作《湖上十絕句》，其間一首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又一首曰：「城根野水綠逶迤，颭颭輕帆掠岸過。日暮蕙蘭無處採，諸花汀草占春多」。此詩既出，遂有反初之禍。』《咸淳臨安志》卷七十：『當路亦据其詩語，謂有刺譏，得罪返初服。』道潛亦認為自己是因言辭不慎下獄，參道潛詩《次韻陽翟尉黃天選見寄》：『頃余嬰網羅，文彩緣自表。』但是，現在一般認為道潛獲罪的真正原因是因其與蘇軾關係特殊之故。參宋樓鑰《跋參寥詩》云：『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為京東潛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為之地。」師是曰：「昨方有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為屬。」教授，鑰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兗州一段，舊得於師是從子叔愚。』

道潛獲罪後，先是下平江獄，屈其服，再編管兗州。道潛在兗州時，蘇軾曾囑托姻家黃師是設法照顧。

其時，布衣李南式對道潛的幫助尤為令人感動。參《後山談叢》卷四：『參寥徙兗，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為甚篤。』

道潛在兗州三年，最後經曾肇幫助才沉寃得雪。參《說郭》卷二十九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為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

（七）京師登封之旅

道潛京師之旅當在其獲釋後不久，大概始於建中靖國元年春。在京師時，道潛主要是遊於宗室之門，計有趙伯言、趙明發、趙大年、趙德強、趙周臣、趙伯充、趙公震等七人之多。這些人工詩善畫，大多都具有極高的藝術造詣。如明發『下筆有逸韻』（《碧雞漫志》卷二），大年『尤得於丹青之妙』（《圖繪寶鑑》卷三），周臣『能草書，筆法圓美』（《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伯充『善畫馬』（《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十），公震『畫山水人物清雅可愛，尤長於花鳥』（《圖繪寶鑑》卷三）。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道潛還曾經與宗婦曹夫人交往，宗婦曹夫人名仲婉，雅善丹青。據道潛詩《觀宗室曹夫人畫》其三自注『嘗許作臨平藕花圖』，曹夫人甚至答應了為道潛作一幅《臨平藕花圖》。後來，她有沒有實現諾言呢？據《說郭》卷二十九下『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影寫，蓋不獨寶其畫也』云云，她應是實現了諾言的。

登封之旅，大概始於建中靖國元年夏。據道潛詩《次韻樓試可承議見招》『嵩陽勝絕高天下，縣令風流邁古人。待得芳菲開爛熳，去隨行樂後車塵』，道潛這次出行當是因為登封令樓异的邀請。樓异對道潛幫助很大，道潛編管兗州時正是得益於樓异的救助。對此，道潛亦多有提及，參道潛詩『東州羈旅迹誰親，夫子端能給我貧』（《次韻樓試可承議見招》）。這次出行，兩人共登嵩山，同遊峻極、法王嶽寺，還拜謁了子晉祠。直至

本年秋冬之時，道潛始離開登封。

值得一提的是，道潛在結束京師登封之旅後，於崇寧元年還來到了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親自祭奠蘇軾，並做詩十五首，其『古義烈風』（楊德周序《參寥子詩集》）至為感人！

（八）西州、南通之遊

西州之遊，始於崇寧二年。道潛詩中所指西州當是指汝州龍興（今河南寶豐）、南陽及葉縣。在龍興時，道潛主要是和北宋著名隱士孔夷及孔夷侄孔渠交往。他們一起遊覽了香山及等慈寺諸名勝。在葉縣，道潛主要是和江西派著名詩人韓駒交往。他們在一起頻頻次韻酬唱，並遊覽了黃山觀、韓氏東園等景觀。

據道潛詩《寄潘仲升秀才》『浪爲葉城游，邂逅得晤語。異鄉逢歲晏，越鳥思南舉。江湖結後期，細與論今古』，道潛此次西州之遊大概於崇寧二年冬結束，此後經高郵回到了杭州。

道潛歸老杭州後，據道潛詩《次韻通守楊叔豐大夫游狼山》（狼山在今江蘇南通）：『吳楚封疆一望間，時平無事可相關。』道潛大概於崇寧末還做了一次南通之遊。道潛詩《過都監趙思正崇班容膝庵》《酬王衮臣朝奉見贈》《次韻思正雨中偶興》《酬趙存道都曹見贈》《次韻思正游南寺賞牡丹》《贈思正令子》《思正挈家游張氏園有詩俾余次韻》，大概皆作於此時。

此後，未能考知在大觀、政和年間道潛還有詩作留存，故道潛大概於崇寧末示寂。

二、道潛詩集簡介

《參寥子詩集》，又作《參寥集》、《參寥子集》。《郡齋讀書志》卷四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文獻通

考》卷二百四十五均著錄為十二卷。《參寥子詩集》現傳世有兩個版本系統。

一本題『法嗣法穎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本（清勒方錡、潘遵祁、李鴻裔題款，清黃丕烈跋。十一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即為此版本系統，今《中華再造善本》、《宋集珍本叢刊》所收《參寥子詩集》皆據此影印。另，《四部叢刊三編》所收《參寥子詩集》謂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原書板』影印，該版本系統與『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本實為同一版本系統。

另一本題『三學院法嗣廣亨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前有參寥子小影，即海惠所臨，首載陳師道《餞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黃諫、喬時敏、張賓卿四序。此本亦為十二卷，但『敘次與法穎本迥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實乃鈔本，所據祖本不詳。祝尚書先生認為該本『既稱有宋濂等人所作序，疑即明正統本。正統本今僅重慶圖書館有著錄，已殘，存卷一至八。今存明崇禎本，蓋即由正統本重刊』（《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宋代卷》）。現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崇禎九年汪汝謙校刊本（九行一八字，白口，單欄）、上海圖書館所藏明崇禎十五年汪汝謙刻本皆為此版本系統。又，《武林往哲遺箸後編》所收清代光緒己亥錢塘丁氏刊本《參寥集》亦為此版本系統。

這兩個版本系統一般認為以宋本為優，宋本收詩五百九十四首，明本少了二十來首，且明本自注不全，故四庫館臣謂：『法穎本授受有緒，當得其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明本也並不是說就完全沒有任何價值。其實，據明本不但可以改正宋本不少字句錯誤，而且還可以彌補宋本缺省漶漫不清的字句。如《邗溝絕句》一詩，『邗』字宋本作『刊』；《次韻王通叟寺丞見寄》『彫斲肝脾欲報功』，『功』字宋本作『公』；《龍井辯才老師新亭》『平生經綸學』，『綸』字宋本作『論』；《送遠上人還金華》『千林脫葉送殘秋』，宋本缺

『林』字，這些錯訛皆可據明本校改。另外，明本卷末所附《東坡稱賞道潛之詩》一卷及《秦少游集摘》一卷，亦皆宋本所無。

另，祝尚書先生謂：『今臺北「中央圖書館」（即臺灣「國家圖書館」）藏一宋刊本，署「四明前天寧參寥後裔宗諱重集」，與四庫提要所述兩本編者不同，其收詩和編次如何，尚待考察。』（《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宋代卷》）此宋刊本在傅增湘先生所著《經眼錄》中亦有提及：『《參寥子詩集》十二卷，宋道潛撰。宋刊本，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三四字，黑口，左右雙闌。次行題「四明前天寧參寥後裔宗諱重集」。鈐有「揆敘謙牧堂」、「季振宜」、「北平謝氏」諸印。』經考察，臺灣國圖所藏宋刊本（該本基本彌補了中國國圖藏宋刻本所缺之字句）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本在收詩及編次上完全相同，實屬同一系統。又，今人編《全宋詩》所收釋道潛詩輯有佚詩五首，即《題東坡墨竹贈官妓》、《秋》、《醉眠亭》、《歸溪上》、《梅花》；又收四佚句：『風約亂雲歸隴首，角催明月出波心』、『浩瀚霜風刮天地，溫泉火井無生意』、『但看黃鶴山頂雲，化作白龍潭上雨』、『墮杏靄更上，迎暉亭徙倚』。其實，《秋》與道潛詩《晚興》為同一首詩，《晚興》詩最後一句為『獨卷疏簾進月華』，而《秋》最後一句為『獨捲疏簾看月華』，只個別字不同。《梅花》詩乃《全宋詩》編者據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一收入。其實，四庫本《全芳備祖》前集卷一此詩題下並未署名，《全宋詩》編者認為該詩當是承前詩（前詩為道潛詩）省名，當為誤判。程傑、王三毛點校的《全芳備祖》此詩題下實署名為『徐抱獨（即徐逸）』。宋韋居安《梅磡詩話》、清厲鶚編《宋詩紀事》亦將此詩歸入徐逸名下，故此詩非道潛詩，當為宋人徐逸詩。『風約亂雲歸隴首，角催明月出波心』並非佚句，而是出自道潛七律《夜泊淮上復寄逢原》第二聯。『浩瀚霜風刮天地，溫泉火井無生意』亦恐非道潛詩，唐人無名氏詩《冬》第三聯為此兩句詩，只『浩瀚』

作『浩汗』。『墮杳靄更上，迎暉亭徙倚』亦非道潛詩，而是出自宋人洪咨夔《元宵前三日侍老人遊雙林》詩最後兩句：『參寥有句墮杳靄，更上迎暉亭徙倚。』《全宋詩》編者據『參寥有句』云云，認為『墮杳靄更上，迎暉亭徙倚』為道潛所作，當屬誤判。

最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本人學識不足及所據文獻有限，是書編年及注釋部分必定難免粗疏錯漏，還望有識之士教我。